#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毛詩集解卷七

宋　李樗黃櫄　撰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仄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靈

雨既零命彼倌人音官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牝三千

李曰此詩言為狄所滅者閔二年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而敗是也東徙渡河者衛之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是也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邑戴公一年而卒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乃鄘故城也始建城市而營宫室文公於是始建城市

而使民得以交易營宫室而使民得以安處得其時
而合法度此百姓所以恱之而國家殷富言非特民
之富而公家亦富故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定之方中
營宫室時之星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
功水昬正而裁杜氏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昬而中於
是植板築而興作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葢定星昬中
之時於是而作宫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
日之出入以定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

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昬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而作為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如王氏

之說曰方其庀徒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辯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此說是也楚宮者楚丘之宮也僖二年城楚丘杜氏云楚丘衛邑王氏謂作楚宮楚室者總門序堂室謂之宮宮之中有室鄭氏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為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從王鄭分宮室為二則是楚宮而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

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宫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宫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爰於也椅梓屬也樹此六木因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用也蘓氏云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凡此類矣後漢樊仲初植桐梓人皆嗤之然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文公之治國正猶樊生之治家也言文公既作宫室而先種六木而望功於數年之後其不鹵莽而

求近功可知矣程氏云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
相度土功屬文之勢然也經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
功者多矣此理之必然也虛謂漕虛也謂地有故墟
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之類是也堂衛邑也楚丘有
堂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衛文公將徙登漕之
墟以望其楚丘審其高下所依倚然後建國焉慎之
至也亦如公劉之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
南岡乃覯于京是也古今之營宫室建都邑必恃其

山川土地之宜非直以為觀美蓋將以便民降觀于桑於是乃降觀其地勢可以植桑者也卜云其吉古者建國必卜如太王之爰契我龜周公之卜澗卜瀍是也故此卜焉終然允臧言人謀既善而龜筮叶從也靈雨既零鄭氏云靈善也說文曰靈甘也當從鄭氏為善言好雨零毛氏以為零落說文以為餘雨當從毛為落言好雨既落於是命倌人於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往舍於桑田所以教民稼穡故也倌人者

毛氏云主駕者說文曰小臣也匪直也人毛氏云非
徒庸君然不如蘇說為長不直哉是人也蓋言不直
為人如此而其心又秉之以塞實淵深不至於浮虛
褊淺此所以致國家之富而有騋牝三千者言其有
三千匹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有三千也蘇嘗曰
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
言三千者蓋言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者三千也此
說是也雖然使文公而虛浮褊淺則不能以致富矣

惟文公不求近功而特秉心塞淵此所以致殷富也
觀文公之種木則知其養馬矣然周官國馬之制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
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
馬數過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似
非禮制何哉蓋國人方且美其富而不以禮制責之
也學詩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人之常情好逸而
惡勞征伐之事人情之所甚憚也以民情之所甚憚

者而人君驅之於鋒鏑之餘板築之間而斯民乃忘其勞忘其死者使之有其道故也太王之居邠也狄人侵之至于岐下聿來胥宇至于百堵皆興衛文公之東徙渡河野處漕邑乃建城市而營宫室皆當斯民離散之餘乃以土功而勞之宜斯民之不勝其怨矣太王文公為之民乃悦而從之者由太王文公使之有道故也葢文公所以使民者非直為觀美也葢將以道使其民也此民所以悦之如其不然則民將

盻然疾視其長上其何以堪之邪嗚呼章臺之土未
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
兆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黃曰文公當亂亡之餘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乃遽有
宮室之營若不足美者而衛人作詩以美之何哉太
王方避狄遷岐之際而有百堵皆興之作宣王當勞
來還定之餘而有考室考牧之詩蓋惟其有得斯民
之情則雖勞而不怨況其所以營宮室者非為已也

乃為民也得其時而不妨民得其制而不侈靡則民安得而不悅國安得而不富乎定之方中營宮室時星也左傳曰凡土功水昬正而栽杜氏注謂令十月定星昬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今文公以定星方中之候而始有宮室之營可謂得其時矣豈若春築臺夏築臺之違農時歟揆之以日蓋古者建國必參之日影以正朝夕以辨内外之位此所謂得其時制也楚宮楚室說者以宮為宗廟室為室家古者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宮室為後予以為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之拘也植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文公於其事之小者尤為之備則其大者可知也升彼虛矣云云此如公劉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其建國之不苟者求以便民也而豈直為觀美哉既察其地可為桑麻而又卜之吉矣文公猶以為末也又當天雨甘澤之時而教民為稼穡之事其所以慮民者何其遠也匪直也人蓋詩

人言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為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淺所以能治國家富庶之盛而有騋牝三千之多夫馬之多寡何與於心而詩人以為秉心之效蓋天下之事未有不自吾心之所發者魯僖公思無邪而思馬斯徂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其小者如此況其大者乎諸家疑騋牝三千為衛國之過制予以為詩人之辭不可言語求曰三千者特言其多耳誰謂爾無羊三百

維宣王之時羊果三百而已乎按左氏言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氏實書其實而詩人形容其美學者當以意逆志而不以文害辭則得之矣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

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衛之淫風可謂甚矣上自公室下至庶民莫不棄禮踰法以為鳥獸之行一旦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於禮義其有淫奔之風者國人皆不齒也淫奔之恥者言淫奔為可恥此國人所以不與之齒列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毛氏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也毛意謂虹緣當時夫婦過禮而見

此說不然程氏蝃蝀乃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云自我西郊夫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朝隮于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程氏以上章一句為陰陽之逆下章言陰陽之和據詩人言不應如此分別諸家之說皆如此故不可從蓋虹者朝陽射之則在西言早時日在東故虹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言夕時日在西故虹在東隮周禮注云隮虹也淮南子曰天二氣為虹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此蓋言虹為淫氣也莫之敢指者以譬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指視之也崇朝終朝也亦言虹霓之見於西正崇朝其雨之時詩人大槩以虹霓而譬淫奔惡之之甚也女子有行程氏云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奈何女之所行皆不由命而奔也其說未然據詩

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考之泉水竹竿皆是此意不應竹竿泉水乃有適人之道於此乃作違背父母兄弟之命鄭氏云行道也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此說是也之人是人也如是淫奔之人懐思昬姻之事遂至於大無信也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是也違背父母可謂無信矣毛氏云女不待命也王氏以為女不知命據詩人以為不知命其說不然人苟知事之

有命也則不義安得而待之矣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今也從性所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三說皆是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刑政與徳禮所以異者在乎恥與不恥之間耳恥之於人大矣古之為治者先勵㢘恥則天下之人皆畏清議而不敢為非清議之所與榮於華袞之褒清議之所貶辱於市朝之撻如此則不待常刑而

民自從化矣苟不真知廉恥所尚則民不知恥雖有刀鋸驅之於前亦不肯從也衛之俗不知命甚矣如桑中之詩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豈真不可止哉不得其道也桑中不能止者不能勵廉恥故也文公之以道化民者蓋勵廉恥以率之故序所以稱其能以道化其民也

黄曰衛國之亂久矣不知其惡而今也知其可恥人莫貴於有恥心有恥且格則不復為可恥之事矣君

子以是知天理之終不可泯沒而風化之未始無所自來也文公承歷世殘敗之後而能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以道化其民亦知不善之為可恥而淫奔之為可止也使人有畏心不若使人有恥心若文公者可謂賢哉

相鼠〈息亮反〉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市專反

李曰相鼠刺無禮者言衛之羣臣不承先公之化無禮儀也及文公之時正其羣臣而以在位之無禮儀者為可刺惟其以無禮儀者為可刺故人能知其禮儀而自别於無禮儀者觀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故人知以淫奔為恥今又能正其羣臣使人知有禮儀蓋風俗之本也相鼠有皮云云　毛氏云相者視也說文

曰相者省視也言視是鼠之為鼠猶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為人無禮儀是鼠之不如也鄭氏則以謂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諸家之說皆以鼠有皮無禮蘇氏以視鼠之所以為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無禮耳惟歐陽之說以言鼠猶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而不如鼠則何不疾死耳此甚疾之之辭也王氏之說亦然但不合

三章分別之言皮以被其外齒以養其內體者內外之所以立此則鑿也凡此三章例皆言何不疾死也攷之左傳越椒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郤錡乞師於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左氏多載不敬之事皆言必死豈皆死哉然自古不敬者多矣蓋言其有必死之道也簡子曰人無禮則不生記亦曰禮者體也一體不備不足以謂之成

人自其形而觀之則形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可也自其成體之本而觀之則有人之形而無人之道謂之不成人可也莊子有言曰闉跂支離無脤説衛靈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説齊桓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知此則知無禮者亦不可謂之成人也

黄曰相鼠一篇說者皆未得其旨予以為詩人非謂鼠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不如鼠也蓋以為貪冒苟得蠶食於民而不知禮儀如鼠之徒有皮有齒有體

而無禮儀也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李曰言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以干旄而就見賢者

於浚之郊浚之都浚之城而賢者咎其意莫不樂告
以善道也子子干旄毛氏云注毛於干首蓋干與竹
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竹竿之字從竹
從干則是以干與竹竿字通用也鄭氏以干旄為卿
大夫所建旟為州長所建遂以首章為卿大夫次章
為州長好賢王氏云卿建旃士建物卿士設旄旟則
鄉黨之士所建旌則士之所未命而無物者建之然
攷之九旗皆注毛於干首亦不必如是之分別也案

爾雅載旄於干頭注旄首曰旌則旄旌一也安得為
卿大夫則建之士則不建之傳曰鳥隼曰旟是畫鳥
之象於其旟鄭氏謂建旟為州長之屬非卿大夫所
建然則旟者將兵所建夫何不可其卿大夫亦建之
不必指州長也蘇黄門曰古者招庶人以旃士以旂
大夫以旌干旄以招之也據其説只依孟子曰招士
以旌庶人以旃蓋孟子所云者人君之好賢此則卿
大夫之好賢蘇氏之説非也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城

毛氏謂邑外為郊下邑曰都其說非也曰在郊在都

在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旟干旌而就見

之也素絲紕之素絲組之素絲祝之良馬四之良馬

五之良馬六之毛氏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而

成文於彼其意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蓋毛氏之

意多如此如簡兮執轡如組亦取其御衆其說非也

所謂素絲紕之者束帛以贈之而已組之祝之者組

以素絲而成組也祝織也鄭氏以祝當作屬二說皆

通所謂四之五之六之者鄭氏謂所見之數其說非也四之者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又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而無已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姝者美貌也言賢者之美貌也毛氏訓姝為順鄭氏以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從以善道與之云心誠愛厚之至非也此蓋言卿大夫以禮而見賢者在賢者當何以告之邪告之以善道而已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妙色

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令卿大夫禮恭辭順色從矣宜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蓋好賢者非特君好之而為臣者亦當然如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齊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則其為臣亦不可不好賢樂善也雖然賢不苟就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足以致之如先主之欲見孔明必三顧焉使其不然則孔明高卧草廬而不肯就也孟子之於齊王王使人來曰

寡人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寡人得見否乎孟子曰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然則若孟子者欲急於得君矣今也王不就見則不往焉視其出晝猶待三宿蓋賢者之自重如此既卿大夫以見賢者為急則賢者亦將輕千里而來樂告以善道矣豈特在浚之郊乎

黄曰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恩而傅說夢成王悟而天反風天下之理未嘗不相為感

通也舍已從人如舜則黎獻共為帝臣善養老如文王則伯夷太公有盍歸乎来之歎人苟有好善之心則賢者將輕千里而来苟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賢者將望望而去之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則盡禮以待賢干旄旌旟即招士以旌之意也素絲組紕即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禮既盡矣則賢安得不樂告之以善道乎曰何以畀之非無以畀之也何以予之非無以

與之也何以告之非無以告之也是以惟恐其無以報之耳齊王不肯就見孟子則孟子有所不屑先主三顧孔明之廬則孔明樂為之用蓋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我行其野芃芃薄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李曰許穆夫人衛之女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

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詩以見志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唁者弔生曰唁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弔失國曰唁今夫人言已欲馳驅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亦猶泉水詩云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皆是準擬之辭也大夫跋涉鄭以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蘇說謂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既不我嘉夫人既欲歸唁其兄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得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常欲歸唁之不能旋濟

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閟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王氏云我思之歸於道爲不閟不閟者言於道通也非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貝母也陸璣注云今藥草阿丘者偏高曰阿丘王氏曰陟偏高之丘以采蝱故也采蝱者將以除結滯之疾譬之欲歸唁非乎夷之行也亦將以解腹心之至憂故也此説爲善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之懷善矣皆可以行也然許人不許歸故斥之以爲衆穉且狂狂者言衆皆不更事

之人故以我為尤也芃芃其麥言思歸行衛之野見其麥之有實此說與泉水言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皆是相望之辭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者言無以我為過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蘇氏曰雖竭爾思慮以為我謀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然夫人卒不往者知其非禮而能自克故也論曰此載馳之詩憂思如黍離自克如泉水然而以泉水較之其事又有緩急泉水之詩無故而思歸此

則宗國顛覆危亡乃人情之至痛而夫人乃終不得歸寧者其憂思亦甚矣觀其詩辭意曲折則可知其情矣許人尤之正禮所當然也夫人責之以衆穉且狂豈禮所當然哉蓋思歸之急云耳然終以自克而不得以歸寧者當觀其意之如何不可以辭害志也

黄曰左傳事見李講戴公與許穆公夫人俱出於宣姜宣姜瀆亂人倫敗壞風俗不及數年衛國為狄人所滅君臣播遷幾不能以自存易曰履霜堅冰至衛

國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學者觀詩不必至載馳而後知衛之亡觀雄雉新臺之詩而知衛之亡非一日也載馳之夫人其憂思如泉水之衛女然泉水之所憂者不若載馳之深也泉水衛女之思思而能以禮載馳夫人之思思而能以義此聖人所以深取之歟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徳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李曰有文章即詩所謂有匪君子是也又能聽其規諫者盖規正圓之器也箴誨之辭謂之規者以其能正君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以有周公之才固美矣使其有驕吝之心則不足觀矣惟其有才而無驕吝之心然後為可觀也今武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閑而不踰此其所以為賢也然詩之序言又能聽其規諫其義固無害攷之於詩本無是句豈詩人以切

瑳琢磨為據故云歟瞻彼淇奥淇衛水也奥隈也厓內為隈淇奥者淇水之曲也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而入河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宫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奥則知從水之奥與此詩淇奥字通用緑字毛氏以為王芻也竹萹竹也陸氏以為二草名與終朝采緑之緑同非言其色也毛氏之説本於爾雅予竊以為不然傳曰淇奥箘輅又曰淇水之竹前漢武帝下淇園之竹

以為楗冦恂伐淇奥之竹以為矢則是淇水之有竹也明矣不必以緑竹為草王氏程氏皆以緑竹為竹蘇東坡氏有詩曰惟有長身大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奥則知緑竹之為竹也又明矣觀此諸說則是瞻彼淇水之旁有此緑竹猗猗然美盛也程氏云淇奥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緑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美内充而文章威儀外著其說為善鄭氏曰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其意謂緑竹之所以美盛者由得淇

水潤澤之也武公之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也以淇水比康叔詩中本無此意王氏則謂瞻彼淇奥為德之清潤深閟綠竹猗猗為竹之虚節清和亦不必如此分别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之意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之斐字通用禮記大學亦舉此詩云有斐君子其字亦用論語斐字切瑳琢磨爾雅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瑳治玉曰琢治石曰磨是也切瑳琢磨者大學

曰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又其曰切瑳
琢磨者蓋言武公有文章如切瑳琢磨之成器可愛
可重也瑟兮僩兮者瑟矜莊貌僩韓詩以為美說文
曰武也毛氏曰寬大也荀子曰陋者俄且僩是僩則
為寬大之文赫兮咺兮者言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
也蓋言淇水之潤澤故生綠竹猶武公所積者厚故其
發見於外者斐然如切如瑳如琢如磨之成器可愛
可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其見於外者如此故民愛

之不忘也上章言猗猗二章言青青下章言簀者盛也程氏曰猗猗言其態青青言其色如簀言其盛密比為簀此說是也王氏則以綠竹猗猗者言其少長未剛之時青青為方剛之時如簀為盛之至此乃曲說也毛云以為青青茂盛貌則其字為菁字程氏則只作青字讀充耳瑱也充耳以琇瑩為之琇瑩美石也說者謂琇石之似玉者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

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正此會弁是也如星言其文之如星也其曰充耳琇瑩以言武公有其德而稱此服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其成德之貌夫盛德之至有剛有柔而其化無方或鋭或圓而其成不易其化無方則所以為道也其成不易則所以為義也此盖王氏隨字生義隨句生意非詩人之本意寛言能容衆也綽緩也言其有寛容之德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此皆非也

戲謔者武公樂易而不至於過也雖然戲言戲行非君子之所貴而詩人乃以為美之者昔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雖夫子猶不免於戲孔子之所謂戲者非世俗之所謂戲也其意將以試子游之心雖戲不以為過也武公之所謂戲謔而不至於虐者其亦孔子之所謂戲歟

論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此亦理之必然也小人不善無其内而强其外見君子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外之不可强也如此惟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或見於言辭或見於顔色或見於容止皆粲然可觀豈有君子徒事其外以聳動世俗之觀聽哉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内外之相應也如此

今武公之德如此其發見於外者皆不可掩想當時見之者鄙吝之心消姦雄之膽喪此所謂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黄曰有至足之德者必有自足之心此人之情也然自足之心一萌則德不足以爲德矣孔子以爲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今武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而以禮自防在武公之德則充然而有餘在武公之心則歉然而不足詩人因其入

相于周而樂於稱頌其美故託淇奥之詩以為喻云
爾雅曰河隅謂之奥淇奥衛地也猶周南以汝墳興
陳以宛丘名篇也詩人見淇水之隅有緑竹猗猗然
茂盛以興武公之德和順積中而英華外著有不可
揜者故曰有匪君子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
與此同用禮記舉有斐君子亦以匪為斐豈非通用
歟如切如瑳禮記以為道學如琢如磨則以為自修
要之言其德之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瑳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寛厚溫粹之美斯民見之自有不能忘者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以見其佩服之美而人樂之猗重較兮以見其乘車之安而人愛之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之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為虐也孔子以割雞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人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其言

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且謔而人亦以為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不能盡曰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於戲謔也觀小雅賔之初筵之詩見武公眞中庸大學至誠之君子其言温厚誠慤不欺於暗室不愧於屋漏其為人自可想見淇奥之詩不我誣矣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考槃在

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李曰莊公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而使賢者自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此其亡先君之業失先君之意可知矣左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以遺後嗣先君之心也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人君之求賢不惟以自輔亦以為子孫長久之計為子孫者

繼先君之業當思祖宗所以畀付之意必其尊德樂道有加而無已然後可也茍為不然是棄賢者也非棄賢者也是棄祖宗之業也是故序考槃之詩者以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序晨風者以為忘穆公之業也考槃鄭氏曰木傴蓋曰槃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高平曰陸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雖賢者未有不

惡貧賤與樂富貴也使賢者惡富貴而樂貧賤是為偽也在澗在阿在陸者皆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者蘇氏謂必有甚惡而不得已者也其說非是也惟其成樂於此故賢者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曾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下文曰碩人之寛是也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无悶正此之謂與碩大也言大德之人也寛容也邁亦寛大之貌軸毛氏曰進也攷之詁訓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既言人之寛此

皆是寛大之意鄭氏又以薖為飢意以軸為病此說

未之敢信獨寐寤言獨寐之閒覺寤而言之獨寐寤

歌者言獨寐之閒覺寤而後歌也獨寐寤宿已覺而

猶卧也諼忘也矢鄭氏以為誓其意以謂自誓不忘

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君以善道信如毛氏

之說則是所謂碩人者乃躁急之人安得所謂碩人

之寛之義哉且君臣猶父子也雖不見用可以怨望

而為誓若此哉王氏亦從此說歐陽程氏楊龜山破

其說要之歐陽之說又不如程氏楊氏之說為善歐陽氏曰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謂其樂不可以妄語於人也程氏楊氏則以永矢弗諼為自陳不能忘其君以永矢弗過為自陳其不得過君之朝以永矢弗告為自陳不得告君以善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同此說是也

論曰據此詩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卒章言永矢弗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又不敢忘於君於此有以見賢者愛君也如此所謂賢者之不忘君非如魏公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正由劉向所謂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孟子去齊其言常曰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遽忘愛君之誠心乎

黄曰按詩言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槃者猶考擊其槃以自樂之也賢者雖不見用於時而擊槃以自樂澗阿之中雍容寛綽而無怨望之意真所謂遯世无悶者永矢弗諼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賢者在畎畆而不敢忘君故考槃以自得而永陳其不忘君父之意又永陳其不得適君之朝又永陳其不得告以善道此賢者愛君之誠而忠厚之至也若從毛鄭之説則是賢者一不見用而遂有怨懟之辭尚何

足謂之賢乎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上音齊下螓首蛾音秦眉我波反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鋭反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遥反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菼揭揭居竭反庶姜孽孽魚桀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李曰莊姜者州吁之嫡母也妾上僭夫人失位綠衣之詩是也妾既上僭而夫人失位此莊姜雖賢所以終不見荅也碩人其頎碩大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也猗嗟所謂頎而長兮史記孔子世家所謂頎然而長也蓋言莊姜容貌之偉也衣錦褧衣襌也衣錦則

加之以褧襜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齊侯之子至譚公維私此則言莊姜親戚之貴盛也東宮太子之所居也莊姜乃齊侯太子得臣之妹邢侯之姨也邢周公之後也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妻之妹曰姨莊姜乃邢侯之姨也譚公維私譚國名也後為齊所滅左氏莊十年齊侯滅譚是也姊妹之夫曰私譚公乃莊姜姊妹之夫也手如柔荑至美目盼兮言莊姜顏色

之美也荑者茅之始也凝脂者言肌膚如脂膏之凝也領說文曰項也蝤蠐蝎也生於木中内外皆潔白故以比項瓠犀瓠瓣也相法曰齒如瓠者貴相也齒如瓠犀言齒如瓠犀之白也螓陸農師曰螓似蟬而小額廣而且方故曰螓首蛾眉鉤如畫故曰蛾眉倩巧笑之狀也倩美好也漢書曰陳平雖賢頼魏倩而後進注云倩者美好也盼者黒白分也碩人敖敖至翟茀以朝此言衣服之美也敖敖長皃說于農郊鄭

氏謂說當作襚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駕說之說先儒謂說當作襚誤矣此說是也驕壯貌幩飾也以朱飾馬鑣鑣然而盛也翟茀以朝者言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夫人乘車不欲露見設翟以自障蔽以朝者言莊姜入君之朝也程氏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君之朝此說是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者王氏謂國人所樂得以配君也夫以莊姜容貌之飾車服之盛

顔色之美宜其見荅乃不見荅此詩所以閔之也河水洋洋程氏則以因河水與人情放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王氏之説與此相類王氏曰施罛譬則莊姜鱣鮪譬則莊公葭菼則取譬未可必信也毛氏徒釋庶姜庶士之義而上下全不見義則於此章最為難曉以意度之此章乃是嫁時行道之所見者如此故因水取興洋洋盛也北流活活然而北流也罛魚罟也施之水中濊濊然也發發言其魚

之長也鱣是大魚似鱏而小口在頷下長至二丈鮪大者謂之王鮪小者謂之𩶱鮪揭揭又言其長也爾雅曰葭蘆菼薍郭璞則以葭蘆為别草李廵則以為一草唐孔氏曰以今語驗之乃是别草也庶姜言所從之姪娣也庶姜者言齊大夫送女来者也孽孽言其盛飾也揭揭言其壯茂也庶姜孽孽王氏則以為非一孽據莊姜所患者一州吁爾安得謂之非一孽乎此盖言莊姜所嫁之時如此而不見荅所以為可

閟也觀詩者不觀其人之衣服與其鳥獸草木之名必觀其有精意妙旨存乎其間如碩人之詩曰衣錦褧衣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舉此則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推此為慎獨之學如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但言其顏色之美也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為禮後之說類皆如此學者徒區區於言語之間雖誦詩三百亦何足為哉

黄曰碩人之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

而借碩人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故此篇特盛言莊姜之美如此族系之貴如此衣服之盛如此宜為國君之配而乃至於失夫人之位此國人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為美莊姜而作未始不為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褧衣之句皆言莊姜衣服之盛而中庸則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推此以為謹獨之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特言莊姜容貌之美

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為禮之後詩之為詩豈可於言語文字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七

謹案卷六第十四頁前二行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刋本君訛人據左傳改

卷七第一頁前八行終然允臧按然各本俱作焉

惟石經作然今仍之

第十三頁後五行將事不敬刋本敬沿宋諱作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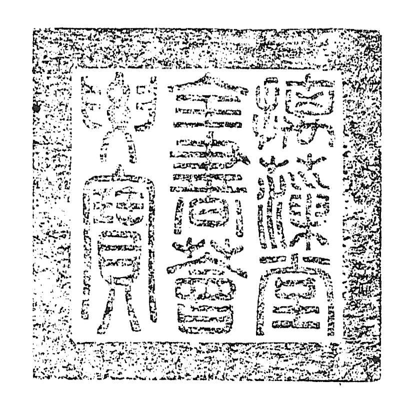
今改後倣此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竹篇竹也刋本篇訛篇據爾

雅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吾於考槃見遯世而无悶刊本无悶訛無悶據孔叢子改後做此

第三十六頁前二行小者謂之鮇鮪刊本鮇訛鰍據爾雅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周元

謄錄監生臣魏世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八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六十八 經部

毛詩集解卷八

宋 李樗 黃櫄 撰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瓜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配耦故序其事以風去聲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

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

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李曰淫亂之風起於禮義之廢禮義興則人知男女之别若漢廣所謂無思犯禮是也惟禮義既廢則男女無别交相往來至於奔誘也夫其始也不正則其終也必壞始則相奔誘終則相棄背及困而女子又悔其事故序其事以諷刺之美反正美其能自悔也刺淫泆刺當時之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

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唐孔氏以上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蓋自詆之蚩蚩至於以我賄遷此皆是男女相從之辭自桑之未落至於已焉哉皆是女子見棄自悔之辭王氏則以為一章二章為美反正三章為刺淫泆四章為華落色衰復相棄背五章六章言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據序所謂反正即所謂自悔者豈一章二章既言反正五章六章

又言自悔是一事而分為兩也蚩蚩敦厚貌其初有一民之敦厚者抱布而來其抱布而來者將以貿絲也非真來貿絲也欲為謀室家之道也此婦人既為男子所誘遂送之涉淇水以至于頓丘之地也頓丘丘名今澶州有頓丘城亦近淇水丘一成曰頓丘男子與女會期女云非我欲愆過於期也為期太近恐子無良媒遂欲悔而不奔待媒而後許故以此為美反正非也據此詩但言來即我謀是其自來謀室家

之道豈待媒哉乘彼垝垣至以我賄遷垝毀也復關關名君子所近之地上既言秋以為期於是乘彼垝垣以望君子自復關來所近之地鄭氏曰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非也詩但言婦人乘垝垣以望君子其所近之地安得謂之有恥邪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者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爾卜爾筮鄭氏謂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

曰我卜汝筮汝宜為室家矣歐陽以鄭之說為非謂
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兩句為男告女豈成
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
之初恩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
我謀我既許子而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
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此說是也體者
卜兆筮卦之體書曰體王其罔害男子既以卜筮之
吉而誘女子女子於是謂爾既以車來要我我則以

貨賄遷訛於汝也桑之未落至不可說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東坡以謂此句善形容物色當以桑葉子細觀之今閩中之桑葉不見其沃若觀浙中之桑葉然後始見其沃若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鄭氏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于嗟而戒之歐陽以為非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其上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此說是也鳩之食葚似若可信然鳩食葚之美而不去不知其將隕也以興男子其初相得之厚不知其相

棄背也故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無食桑葚言桑之不可恃也無與士耽言士所欲者耽樂之事不可信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言男子之失節猶可觧說女之失身不可觧說也夫女之耽兮豈可觧說哉此句正猶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食豈是常事然以日食比之則月食乃其常也此婦人之意以女失節比之男子為輕也此盖自悔之辭故以己之失

節尤為可恨桑之落矣至躬自悼矣桑之落矣其黄
而隕此言男子之意衰也鄭氏以未落為仲秋黄隕
為季秋此曲說也唐孔氏謂以興婦人年老色衰此
亦非也此但喻男子之意衰爾上章既以鳩喻女子
則桑當為男子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言自我往爾
家三歲食貧言家之貧也湯盛也漸漬也以帷而障
車傍如裳以為容飾此婦人之車也冒涉淇水之盛
漸漬車帷之裳其艱難如此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言女之於男子本無差忒之行但士於女其行有貳也極中也言士無中正之德此所以二三也三歲為婦靡室勞矣言三歲為婦不以室家為勞也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其晏臥早起非一朝一夕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言昏姻之道既遂乃以暴而加我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笑貌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而笑王氏之說曰兄弟不知我之見暴故笑知則悲傷

矣當從王氏之說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自傷如此及爾偕老至不思其反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者言其初也將與爾至老今老乃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蘇氏曰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汝心之不我知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總角言結髮時也宴安樂也晏晏和柔也言其初童稚之時晏然其樂如此今不復有此樂也信誓旦旦者言當時信誓之明也如此男子曾不思其反反覆也言不思其舊時也既不

思其舊尚何望哉亦無可奈何也
論曰女子淫奔豈得爲美事今雖反正何足爲美而
詩人乃美之者以見詩人待人之恕也孟子曰西子
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
可以祀上帝夫西子蒙之不潔則以爲可羞以見君
子有過亦在所不取也惡人齋戒則可以祀上帝以
見小人而能改過亦在所取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使能知過而必改君子不輕絶之也葢欲人之改

過爾漢書原涉曰家人寡婦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汚遂行淫泆雖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如原涉此言非也豈有知淫泆而不能正哉觀氓之詩能自反如此孰謂不能自還哉

黄曰氓之一詩女子自悔之辭也女子之從夫其義不可不明一失節於人則終身不可復悔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國人皆賤之是故當謹於其

始也不謹之於始而悔之於終其將何及而聖人取之何哉夫人惟能自悔則改過遷善之機也此聖人所以取之以為來世戒歟

竹竿衞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衛女思欲歸而不得歸而能以禮自克此其所以曰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竹竿之詩大意從歐陽之說淇衛水也籊籊長而殺也毛氏謂釣以得魚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王氏亦以謂釣有男下女之道故詩人者每以釣喻夫婦之相求淇水者言衛女嫁於異國故思淇水若泉水之詩所謂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所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之類是也若謂以釣于淇而取譬夫

婦何必獨言淇水乎蘇氏雖不以為譬喻然謂以籊

籊之竹竿而所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此其說亦為曲說惟歐陽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

俗之樂此說是也盖言衛之樂如此豈不爾思遠莫

致之者言我豈不以思見之乎以其遠無由而致此

室家之道爾其說亦非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

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毛氏曰泉源者小水之

源也淇水大水也此亦是言舊時遊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瑳笑貌儺行有節也巧笑之瑳亦是思舊時遊於泉源之間其樂如此而歐陽氏則謂此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亦不必如此說此詩多是思舊時之事不必以為當時之事也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滺滺流貌檜楫松舟以檜為

楫以松為舟也柏葉松身曰檜言淇水之地舟楫之
盛可觀如此蓋思之也王氏毛氏皆以喻夫婦亦非
詩人之意歐氏謂淇水滺滺然故但言駕此車出遊
以寫我心之憂也故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惟其思
歸而不得此序所謂能以禮者也王氏謂巧笑之瑳
佩玉之儺言雖不見荅而能自强以禮也王氏欲以
此說强合於序其說非也據序但謂思而能以禮者
也非謂能自强以禮也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

歸衞國之詩泉水以常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衞國之滅而思歸竹竿以不見荅而思歸是自閔而思歸也然載馳之詩猶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見其不見荅之事則知竹竿之女子其忠厚可見矣夫人之不見荅多形於怨如氓及谷風之詩皆載其怨恨之辭也今衞女徒思衞國之樂以見其思歸之意其夫家之過未嘗斥言之其忠厚可見矣是以知觀詩者不求於刺詩之中未可以見詩人之意

黄曰人惟其愁困憔悴之中則思其昔日逸樂之事竹竿一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荅故思其國俗之樂以見欲歸之意此詩所言皆興也而先儒以為比則已失其義矣噫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夫人有悲辭而竹竿一詩雍容和緩述其昔日之樂而不言今日之恨為此詩者其亦敦厚之人乎故曰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音丸蘭刺恵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李曰蓋言惠公驕傲無禮此詩所以刺之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爾雅曰雚芄蘭郭氏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葢言芄蘭之為物枝葉柔弱故以比惠公毛氏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此說非也而王氏之說則以為

芄蘭之為物不能自立以刺無禮此說是也然王氏

又謂支離矣葉則離本遠矣離本遠則尤柔不能自

立以刺無禮之甚此說是也觿者所以鮮結成人之

佩也禮記內則注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

鮮結也說文曰佩角鋭端而可以鮮結是也韘玦也

能射御則佩之說文曰韘可以鉤弦也以象骨為之

著於右臂巨指蓋亦成人之佩也蓋言惠公為童子

結觿結韘無其德而不稱其服也雖則佩觿能不我

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甲鄭氏云雖則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為也雖則佩韘與其才能實不
如我衆臣之所狎習葢以甲訓狎其説未如程氏之
為善程氏曰惠公雖佩觿才能實不知也雖佩韘其
才能實不能君我長我也葢以甲字為長故可從容
刀也遂蘇氏以遂字與玉璲字通用垂帶紳帶也悸
毛氏以悸悸然行止有節度不如程氏之言悸悸者
執心不定也此説是也正如更始既至長安宫升前

殿郎吏以次列庭中吏始蓋怍刮席不敢視不足為

君也如此

論曰夫服其服者不可不稱其德服衰絰者必有哀

色如服衰絰而無哀色則與吉服同服冠冕者必有

敬容如服冠冕而無敬容則與袒裼同故其服成人

之服者必有成人之禮也古者二十而冠則必責之

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之禮至於人君則不必至

冠而後服成人之服既服其服必責以成人之禮苟

無其禮而服其服則與童子同也故徧魯國之人皆儒服而不得為儒是無儒者之德也知魯國儒服之不足為儒則知惠公之為童子也

黄曰桓十二年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葢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即位而以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以為賢君

也若惠公者尚足以語是哉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李曰河廣宋襄公之母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不可歸葢母既見出義與廟絶故不可歸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

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度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謂宋之遠歟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葢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

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東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于偽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其雨其雨

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

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悔

李曰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從王行役之久其家思之此詩之所以作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伯毛氏以為州伯非也鄭氏以為君子之字是也朅武勇貌如所謂庶士有朅邦之桀兮言其伯之武勇真可謂邦之桀也桀特立也殳考

工記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左也前驅左氏傳曰前驅歜犬射而殺之也此章盖言男子役於王事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自伯之東此言君子之東行也首如飛蓬所謂頭如蓬而不暇梳也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容飾也適主也言我非無膏沐但夫不在家故未嘗有容飾也如采綠之詩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盖言膏沐必俟夫之歸夫不在則未嘗有容飾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

心首疾此章言人謂其雨其雨令乃杲杲然出日猶
言夫之將歸而令乃不歸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言
其情之切也惟情之切故雖首疾而甘心焉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諼忘也唐孔氏曰
諼訓為忘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爾雅曰
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字非草名也然
而說文又謂諼字從草從憲是以諼為草名言其能
令人忘憂爾嵇叔夜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諼草忘憂

故後之言諼者皆本於此也背北堂也昬禮曰婦洗在北堂注云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有向北之義也焉得諼草樹於北堂冀其忘憂也杜子美詩曰趨庭赴北堂後世以北堂喻母道誤矣使我心痗心之病也

論曰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重民力也莊公八年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春秋之世用兵多矣未嘗有

書師還者而獨於莊八年書之者以見踰時不反如此之久也然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詩人乃美之者盖用之得其道則如采薇東山之詩雖久而民無怨懟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如此詩踰時之久而詩人刺之也且以六月之詩言宣王北伐非其時也而詩人乃美之者用之得其道故也

黄曰汝墳之婦女能閔其君子而猶勉以正殷其雷

之大夫妻能閔其勤勞而勸之以義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爲難然則伯兮之詩其不足以知此乎曰衛國之風固不足以比二南之化而過時不反亦非王者使民之道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昬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曰此詩言衛之男女年盛之時而喪其妃耦也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而多昏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蓋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蕃育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所以刺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

之子無裳綏匹行貌也石絶水為梁厲深也所謂深則厲言深可厲之處也此詩言狐尚匹行而儞之男女乃無夫家言狐之不如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子無服毛氏曰無室家如無衣服此曲説也王氏曰無裳則憂其無裳而已無帶則又憂無服則所憂者衆矣此説是也葢此詩言無裳無帶無服但言其衣服之不備也歐陽氏常有言曰不及時者有二禮義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遺强

暴横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饑荒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而不待禮者矣盖先王盛時世既乂安能以禮化民既無先時之失又無後時之過如摽有梅桃夭之詩是也及後世禮義既廢喪亂荐至民無先時之失則必有後時之失如谷風及氓之詩則是失之先時如此詩則失之後時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是也

黄曰觀氓之詩則知衛之男女不正觀有狐之詩則知衛之男女失其時男女之不以正者淫奔之風也昏姻之不以時者以凶荒之災也然國有凶荒豈歲之罪哉君以奢侈示民而民之失其本業也久矣采蘩條桑之風不復見而抱布貿絲之俗不可革此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所以為衛之憂也雖欲殺禮而多昏其可得乎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

而封之遺(惟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遥)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李曰言閔公二年衛人與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於是出處于漕齊桓公城楚丘而封之遺之車馬五祭服焉左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外傳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此皆遺之以車馬器服也桓公救衛而封之其恩大矣而又遺之以車馬器服則其恩又如何衛人所以思其厚德而欲報之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爾雅曰楙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陸農師曰江左右

者名柤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而其品又為下謂之木李此木瓜木桃木李之别也徐安道乃謂瓜有瓜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别之也此則不知木瓜木桃木李之品為如何而妄為此説也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皆如安道之説何足貴哉此則學王氏而未至其弊遂至於此琚佩玉名也

瓊者唐孔氏曰瓊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瑶說文曰瑶玉之美者玖說文曰石之似玉黑色此詩蓋言人投我以木瓜木桃木李我則報之以瓊琚瓊瑶瓊玖木瓜木桃木李微物也瓊琚瓊瑶瓊玖寶物也以寶物而報微物猶自以為未足以報其德故但欲以為結好耳此蓋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王氏曰木瓜木桃木李以言齊桓公投我以仁之實其說鑿矣而又謂投

我者彌薄則實齊桓之德為薄既謂齊桓之德薄又謂報之者彌厚是豈衛人之情乎鄭氏觧永好以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歐陽氏不取此說以好者當如結好之好非以為玩好也

論曰齊桓公之於衛其恩固大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免於豺狼之患使康叔得以復享其祭祀而衛之人民亦得以養其父母而保其子孫則齊桓公可謂生死肉骨者矣衛人雖盡其所有而報之而衛人之

心猶以為未足以報之序言欲厚報之非衛人之所欲如此乎齊桓公於是假仁義而行然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與武王之興滅國繼絶世亦可謂庶幾矣衛人感齊桓之德欲厚報之則知邢之心亦必然矣劉内翰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亦自以為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之書城楚丘者曾無以異常諸侯矣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有德以

大法論之則諸侯為專封其竊以此說為不然夫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可以謂之專封若狄人伐衛桓公救之亦伯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恵亦不可也

黄曰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瓊琚瓊瑶瓊玖報之且猶以為未足非物之不足而心之不足也衛為狄人所滅而齊桓公救之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乘馬祭服五稱牛

羊豕雞狗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此以車馬器物而遺之也吁衛君辱於泥塗而齊置之衽席衛無社稷而今有其社稷衛無人民而今有其人民則衛人之所以德於齊者殆欲輕九鼎而甲華岳矣其將何以報之乎昔衛人不能恤黎而今齊能救衛衛人安得不感且愧吁此齊之所以霸而衛之所以不競也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李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葢在平王之世黍離已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詩既下列於國風則是詩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其或書天王者葢春秋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閔宗周也有宗周有成周成周東

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則營東都也如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東周是也王城者後之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成周是也後之洛陽是也成王之營東都者王城則遷九鼎焉如成周則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為西周而王城為東周周既東遷矣則成周為東周而王城為西周平王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

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宗周蓋自文武都豐鎬至於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遂東遷洛邑故大夫閔行役於西周過宗廟宮室其地已廢而民盡耕闢之盡為禾黍周大夫其心憂傷而閔周室之顛覆如此是以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說文曰黍稷屬而黒者也大暑而種故謂之
黍孔氏黍可為酒故字從禾入水苗禾之末秀者也
穗則禾之已秀矣說文曰穗禾成秀也實則秀而實
矣故苗而秀秀而實盖其序也稷爾雅曰粢稷也說
文曰稷五穀之長也沈内翰曰稷乃今之穄也盖宗
周之地盡為禾黍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
惛也亦不必如此說如蓼莪之詩曰蓼蓼者莪匪莪
伊蒿則可以如此說至於此詩則不可箕子閔商之

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旣曰麥秀又曰禾黍則亦與此同意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以見盡為禾黍之意曰苗曰穗曰實又以見行役如此之久也邁亦行也靡靡遲遲也言其行役不忍去其心安舒遲緩如此也搖搖言心之憂傷而不定也楚王謂儀秦曰寡人心搖搖然若旌正與此同意醉憂之狀也噎咽也說文曰飯窒也言其心之憂不能喘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周室之顛覆

如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久留於此者何人也揚龜山曰周自東遷而後政益衰敗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宗周之亡久矣蓋自幽王馴致至此其詩曰此何人哉無所歸咎也亦不必如此詩言此何人哉蓋言含蓄之辭亦不必謂之無所歸咎此蓋周大夫不欲指斥其人也

黄講闕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于塒（音）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李曰此詩言君子行役之久無有期度惟其無有期度故大夫思之此大夫者蓋同僚也思其行役艱苦以風於上也君子于役至如之何勿思蓋不知其期

言無期度也曷至哉曷何也言何時至哉塒者鑿牆

棲雞曰塒雞之將棲則日必夕矣羊牛亦從牧地下

來此言畜産出入尚有期度而君子于役不然也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君子困于行役如之何而不

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不日不月言何日

何月當歸也曷其有佸佸會也言何時得會聚也雞

棲于杙為桀亦是言君子乃不如雞與羊牛也括至

也言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至此不敢望其必歸苟無

飢渴之患足矣

黄曰此詩所謂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者葢同僚之人為之憂傷而作是詩以風諫其上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李曰此詩君子遭亂相招呼為禄而仕也君子之將

仕必行其道今乃欲為禄而仕不求其道之行豈君子之本心哉蓋身居亂世畏懼罪罟但欲全身遠害而已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陽陽樂貌也史記曰晏子之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是陽陽為樂貌也陶陶亦和樂之貌也此言君子以此樂官賤職為樂也左執簧簧笙也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呼其友於房中而為房中之樂也翿纛也舞者所執蓋羽舞敖燕舞之位也其樂只且

且言且樂此而已

論曰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衰周之時可為無道矣而君子乃相招為祿仕所可恥者何以為君子哉君子之仕於君亦不一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君子陽陽之詩正居卑居貧之謂也樂官之職豈君子所當為哉今也君子為之又與其類相招而且以此為樂者蓋以貴

不可居故也惟以貴不可居則當時在位者皆小人
也凡衰亂之世賢者多窮處於草野及不得已而仕
者皆居於下位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梅福在漢為市
門卒此詩與簡兮之詩辭尊居卑之義也王氏曰左
執者言無所事也簧所以為聲翿所以為容隱則無
所事於容聲故曰左執簧左執翿此說非也據詩言
左執簧但是左手所執非以無所事為義王氏又謂
簧翿取聲容之義不必仕於伶官也此說亦非也據

此詩言正是君子仕於伶官而謂不必仕於伶官非也說者必謂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雖是詩人傷君子不得志意亦小之也盖以君子不得用則當引去可也不當在朝以取伶官之辱此皆不知辭尊居卑之義也

黄曰史記言晏子之御策駟馬志氣陽陽自得則陽陽猶陶陶也夫君子遭亂當窮居野處以道自樂不得已而仕則當救時為民以身許國今乃相招為禄仕尚

何足為君子乎曰陳蕃李固不得救東漢之難而徒以其身陷不測之淵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君子之所深取盖亂世不可以有為則辭尊居卑君子不怨雖處賤職人之所恥而君子則陽陽以自得陶陶以自樂其亦有所見者哉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懐哉懐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懐哉懐哉曷月予還歸哉

李曰此詩言平王不能撫其人民而逺屯戍于申周民不得歸其鄉里此所以懐怨而思歸也揚之水說者不一鄭氏則以謂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束薪此說非也豈有湍迅之水不能流移束薪乎王氏則謂水之揚足以流束薪其意則亦謂揚水可以流

束薪而今乃不能非也據詩但言揚之水不流束薪安得謂水之揚足以流束薪乎張氏則以謂揚之為悠揚言水之悠揚緩而流故不能以漂蒲楚也此亦未盡程氏曰揚之水潤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此說得之不如蘇氏之說為詳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

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役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此說得之其取譬又皆得詩人之意鄭氏則喻平王恩澤號令不行於下民此葢鄭氏徒見序言不撫其民遂遷就此說而附合於序非也束薪一束之薪也楚荆也今俗所謂黄荆蒲有二說毛氏以為草鄭氏以為柳左傳曰萑澤之蒲蒲即楚也此二說皆通申平王母家也幽王娶申國女為后故申為平王母家甫也許也申也同姓之國皆姜姓也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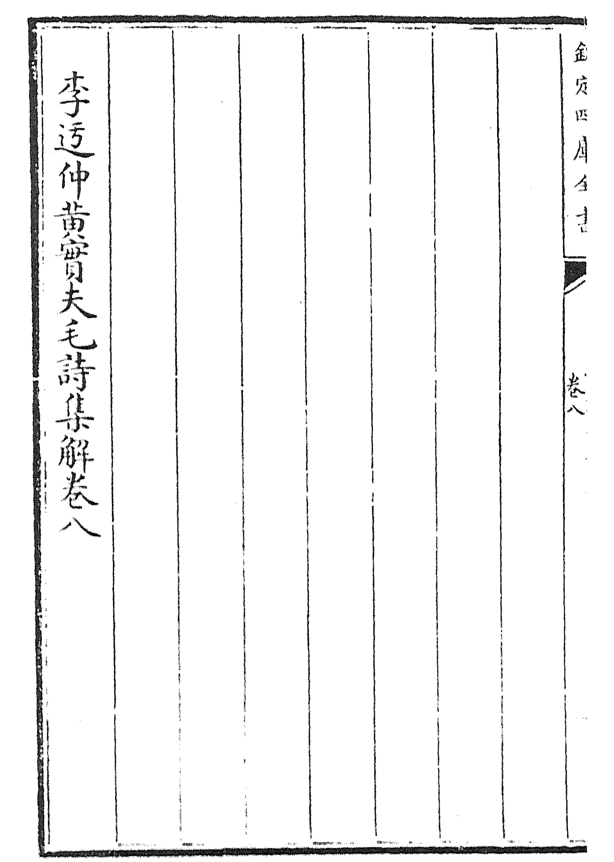
曰齊許申呂為大姜是知申甫許皆是姜姓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鄭氏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此説非也歐陽程氏蘇氏皆以謂此國人怨諸侯之子不戍申此説與上文相貫葢言平王不能調發諸侯之子來與我共戍申也懐思思歸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何日當歸乎此久戍不得歸之辭也葢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采薇之詩曰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而其詩乃無怨

愍之辭今也遣役戍也於母家而詩人乃怨思之如此程氏曰平王獨私恩其母家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之此説是也盖申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以救之豈得獨勞畿内之民哉故采薇遣戍其戍有名平王之遣戍其戍為挾私詩人所以刺之也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矣諸姬是弃其誰歸之見襄

公二十九年城杞與平王之戍申其事一也盖以私存心諸侯於是離心焉以是知人君之行事當以公為先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遣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黄曰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如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見於采薇之詩而詩人未嘗有怨辭今平王之戍而周人怨思焉何哉中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救之而今也獨勤畿内之民而不能帥諸

侯之師此如揚水之激而不能流一束之薪也揚之水非自流之水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則雖東薪東楚東蒲之易流而有所不能流平王號令素不能以及於諸侯而乃勤周民以遠戍于母家宜詩人之怨思也且平王之戍專為母家非天下之公心也而孰肯從之乎上之人有私心而天下之人於是乎有離心觀揚之水一詩雖國人怨諸侯之辭而實平王之罪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八